

# 天公的评说

(散文) 王子让

## 作家介绍

王子让,又名王一笑,作家、美术评论家,山东省沾化县下洼公社平家村人。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,师从著名作家浩然先生。其代表作中篇小说《浑浊的秦口河》《海边的风》,分别获文化部巴金文学奖二等奖、文化部飞天文学奖二等奖;散文《故乡的冬枣树》《秦口河的哭泣》分别入选文化部2008年“五一”劳动文学优秀作品评选。现为新晨报滨州站负责人,滨州新晨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艺术总监,原创艺术研究院研究员,华东师范大学周易研究会名誉会长。



岁月悠悠,日子连着日子,前不见头,后不见尾。人们总是在自己生活的那一隅,做着平平凡凡的事情,想着实实在在的问题,一步一步,艰难而又吃力地走着漫长的人生之路。无论年代有多么久远,一旦遇上震撼自己心灵而又触动自己感情的人或事,那么,你将终生不会忘怀。那一幕幕,一言一行,将是深刻的镌记你的脑海……

三十年过去了,那年我已经脱去了“亦工亦农”的工作服,到一家报馆做见习记者。第一次去执行外勤采访,便去了军马场,那儿是黄河口冲积平原,那儿是黄河口三角洲地带,也是我18岁走进工厂的地方。

腊月二十三,吃罢“小年”饺子,我正同师娘和干师妹(她是从淄博下乡未归的女青年)说着家常,整个晚上一直沉默寡言的师傅赵大胜突然咳了一声,说:六儿,你跟我出去一下,办点小事。啥事?我有些诧异。但师父不再说话,放下揣帽上的护耳,径直走出去。我疑疑惑惑地跟着走到院里,又问:师傅,啥事?赵大胜慢腾腾地答:去看一个人。谁?我再三问,但老人已出了院子。

大片的雪花还在飘洒,人们白天在雪地上踩出的痕迹,正渐被新雪掩埋;街上空寂冷清,间或有几声啪啪的鞭炮响声。我跟在师傅的身后,不知所以地走着,我知道师傅的脾气,他不想给你说你问一百遍也白搭。要不他怎么能一直跟着右派的帽子呢!赵大胜在前边吃力地踏着雪走着,有几次脚下一滑,差点倒下去,亏得我前几年跟他学了一点拳脚功夫,急忙上前扶住。走到一棵大树下,师傅才站了说:我领你见的这个人是个反革命分子!

反革命分子?我一惊,心想,开什么玩笑,“无产阶级”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了几年啦,眼下已经没有革命和反革命之分啦,难道这天高皇帝远的黄河三角洲地域,还有得不到平反得“反革命分子”?如果真得如此,我一个见习记者,去见一个反革命分子似乎有点不妥吧。

他是一个有大学问的人,过去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,打成反革命才下放到这小地方来。赵大胜捻了一下自己的胡子,前几天他同我闲聊时说过一番话,是

关乎国家大局的事,我听得很有过瘾,想让你也听听!

让我去听一个反革命分子讲什么大局?我开始有些生气。

咋着了?雪光中可见赵大胜的双眼一瞪,你当个记者就一懂百懂了?历史上有些宰相还微服私访民间的一些能人,听他们对国家的议论,监听则明!你一个当记者的连这都不懂?

好,好,去见,他叫啥?我不想在这雪地里同师傅争论。

曹靖文。四十八、九岁了,你不认识。赵大胜又开始移步,边走边嘱咐:这人有怪脾气,女人也已离婚,给他平反的通知,一个月前就从上海发来了,可是他就是不愿意走,他说喜欢这黄河口,喜欢这冲积平原,喜欢这高高的榆树村,见面时你要放下架子,顺着他!

我不再言语,很不高兴地跟了师傅向远离这棵大树的两间独立草屋走去。门敲开后,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个面孔清瘦衣服破旧却干净的近五十岁的男子。曹先生,这个是我徒弟——子让,来向你求教的。赵大胜哈了腰说。曹靖文身上的那副儒雅气质和眼框后边的那双深邃眼瞳,使我把记者的架子不自觉地放了不少。他客气地点了点头,注意到这草屋内没有别人,只有锅碗和一张单人木床等极简单的用品,再就是堆在纸烟箱子上的一摞摞书报,床头小木桌上摊的是两本外文厚书。求教不敢担。不过记者能来我这草庐一坐,我倒很荣幸,请坐。那曹靖文又不卑不亢地让道。

曹先生,我觉得您前几天同我说的那番话很有道理,很想让我徒儿听听,可我又学不来,麻烦您再讲一遍,好吗?赵大胜很谦恭而诚恳地请求。

我俩那日不过是闲聊,哪谈得上什么道理,赵师傅太认真了。曹靖文摇着头。

师傅向我使了个眼色,我赶忙说:我

今天是专门来请教的,请曹先生不要客气。

曹靖文看了我一眼,我立刻感觉到了那目光的尖锐和厉害,仿佛那目光已穿透了我的身体。我是一个反革命,你一个记者来向我请教,让你的总编知道了,不怕怪罪于你?

我身子一搐,这句话按住了我的疼处。但我此时已感觉到姓曹的不同人处,



或许他真的能谈出很有见地的东西,听听也好。于是我急忙把自己的不安掩饰过去,含了笑说:今晚咱俩都暂时地把自己的身份抛开,我不是记者,你不是反革命,咱们只作为两个街邻闲谈!

街邻闲谈,好,好,既是这样,咱就算闲谈瞎说。不过,赵师傅,你还是请回吧。虽是闲谈我也不愿意我的话同时被两个人听到,一人揭发不被,我怕两人证死,日后你师徒俩人证明我又放厥词可就麻烦了!请找师傅无怪。说罢曹靖文哈哈大笑。

曹先生开玩笑了!赵师傅也笑着说,但是还是拉开门走了出去。

子让,你在新闻界工作,对政界的气候最近有些什么感觉?曹靖文又扶了扶眼睛。

感觉?我一时说不出,除了感觉“忙”,我确实没想更多的。

有没有要出点什么事的感觉?曹靖文的眼眯了起来。

我摇了摇头,我确实没有装呆卖傻,我的确没有这种感觉。(下转29版)

# 欢迎订阅新晨报

(上接28版)

那就罢了,即使如此,我们就不从这里谈起,我们从毛泽东他老人家谈起,好吗?待注意到我神色一变,曹靖文笑了,不要紧,没有人会证明我们曾经谈起过他,再说,形式到了今天这种状态,就是谈到他,也没有人指责和怪罪!

我既未点头也未开口,只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姿势。

别看他把我打成了反革命,我从心底认为,他老人家是一个非凡的伟人,他通晓中国的历史和历史文化,深谙这个社会内部结构和运行规则;他具备超凡的组织才能和驾驭手腕,善于处理、调动权力系统内部复杂的矛盾等等;他具有一般党内实干家所不具备的理想主义精神,他尽管出生在湘潭那么一个极偏又小的山村,但那块土地上却有着楚汉浪漫主义的悠久文化传统。他天生的诗人气质与后天得来的广博知识相结合,形成了他独特的、充满个性的理想。近代中国就需要这样一个人!试想,没有他,今天的中国就不可能诞生和存在!咱们翻开中国近代史的一页:清末的腐败,触目惊心的国耻大辱,愈演愈烈的社会动乱,

民族文化的深刻危机,社会道德的沦丧败坏……当袁世凯、张勋等各种权威人物通过事实被证明统统并不能拯救者一切时,他——毛泽东,就理所当然的从社会最底层走上来了!

他掌握了这个残破而巨大的中国之后,便满怀信心地要把他的理想付诸实践。这同时,他也像中外历史上所获得统治国家权利的人一样,时刻存在着三种担心:第一是担心被他领人打到的旧统治势力的伺机反抗和破坏,这包括被他赶到台湾去的蒋介石和外国反华势力,以及国内的特务、地痞坏分子的捣乱;第二是担心知识分子对他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说三道四,评头论足,他深深的懂得知识分子总要有一些不同政见,总要对眼前的政策和策略有某种程度的看法和某种角度的意见,知识分子们的这种特点在索取政权是可以利用,在巩固政权是就要警惕它涣散人心的作用;第三是担心自己的战友、同伴、部属中出现不满不理解甚至反对自己治国行为以致想要篡权的人……

我有些茫想地听着,我不知道曹靖文的这番话的独到性和价值性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。

为了解除第一种担心,他组织进行了镇反、肃反,使这方面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;为了消除第二种担心,他组织进行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和反右斗争,从而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学会说话干事有了分寸,学会缄口;对于第三种担心,因但是除了高岗、饶漱石事件之外,还没发现更多的根据和兆象,所以暂时没采取更具



体、更妥善的措施和防治办法。在这同时,他的改造社会的理想开始付诸实践,他主要办了两件大事:一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;一条是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的推行。这两件大事基本上达到他的理想,完成的还算可以。曹靖文的这种观点和看法,基本上和我还能一致,因为我是那个火红的年代降生的。

曹靖文用两道智慧的目光横扫了我一眼。我用一个一闪而过的微笑做了回答,既未点头也未开口。

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台湾反攻大陆的嚣张,他在经济工作中的分量开始减轻,他带着深深的不安和忧郁退居了二线,让刘少奇主持国家的日常工作,这时的政界、军界、知识界出现了怨声和骚动,他的战友和同伴中也有开始抱怨。此时,他掌权之初那三种担心中的后两种开始产生和变重,他谙熟中国政治理论及中国历史,对大权旁落的政治威胁特别敏感,他有了危机感。苏联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报告和做法,使他这种危机感加重了!

他的危机感的加重是有表现的,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,他开始把意识形态领域和知识分子中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。他在六三年十二月和六四年六月两次作了关于文艺的批示,认为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“死人”统治着,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……这方面的讲话和文件愈来愈多,他估计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,六二年,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说:传下去,传到县,如果中国出现了赫鲁晓夫怎么办?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?这个话估计你们新闻界已经知果,我还是听我的北大的同学来信说的。

毛泽东他老人家,天生就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性格:本人办不到的事情,呀一定要办,并且一定要办的成功!他说了话,总是要一定算数而且要见到结果!他的话绝不会是仅仅说说就放到那里了,不会的,他一定会采取行动,这个行动的

样式和规模大的不得了,大的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,中国几千年来,没有一个敢玩这么大的运动!真是大呀!大的惊天动地。我虽然也被运动冲击着,但有一条我告诉你,这次运动虽然大的过了头,但是,这个行动是正义的,是有着政治性、公理性、实际性……

我震惊的看着对方,我被对方的这个评说惊住了。

这就是我今晚愿意同你说的!但同时我也告诉你,我今晚什么也没说,明白吗?曹靖文狡黠的看着我……

我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,我明天就要走了,要去北京,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政研室,我要到那去工作,希望咱俩做一对忘年交,希望你能去北京看我……他低了下头……

回到报馆后整整一个月,我都没睡好吃好,我一直在想曹靖文先生的那些话,我这时才知道自己对政界大局所知很少,对政界这东西所懂不多,自己以往只能算是有点政治意识。曹靖文先生说的那些话究竟有无道理我做不出判断。我有时想曹靖文是一个反革命分子,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不满或作一些蛊惑宣传,甚至应该言论里流露出对毛泽东主席的伤害或冲击,那才算是正理。相反,他却大胆的分析形势,大胆直言,兼天理而言论……

想到这里,想到曹靖文先生,又想到了毛泽东思想。自己应该早做准备,我甚至仔细回忆了自己五年以来所做的主要工作,看看有无把柄落在外面,也就是落在别人手里,贯彻“反腐倡廉、建立和谐社会”工作方针,这是按党中央指示办的;组织向沈浩同志学习,指示响应胡锦涛主席的号召;开展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,这是中央布置的,我们新闻工作者都必须严格要求自己,大力宣传党的富民政策,大力宣传建立和谐社会,这就是我们的本职,这就是我们责任和义务。别的,尤其是过去的还是少提或者是不说,谈多了对社会造成负面,对后代造成不好的影响……